



窩田長命斜困擾 旅客村民步步為營



銀礦瀑布路段坡度沒有那麼斜，有村民停泊三輪車，以方便來回梅窩。



鄧偉邦指曾有遊人連人帶單車，飛入斜路彎位的鐵絲網嚴重受傷。 記者 鄭玉君攝



葉劉淑儀關注窩田長命斜，曾於2022年12月在社交網站上載路段情況，相中見小孩坐着特別車，由大人扶持下落斜，感覺頗為驚險。

梅窩窩田村有一條長命斜，無論出入的村民、由梅窩往東涌行山者，還是到銀礦洞觀看人士，必會經過。過去不少人曾在長命斜受傷如跌傷、被單車撞傷等，最新一宗事故要留醫八天，村民向政府反映問題要求改善多年，但至今仍未有回音，行經者無奈日日步步為營！ 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

記者以往試過到銀礦洞探訪及行奧運徑（白芒至梅窩）到東涌，知悉窩田長命斜情況，但上月探訪窩田村前已暗暗叫苦，因為腳患未癒，果然從梅窩碼頭經白銀鄉、銀礦洞到窩田，走了超過半小時，經長命斜時更要走走停停，時值炎夏，感覺很辛苦。

不少旅客連人帶車翻倒受傷

窩田村村長鄧偉邦對記者表示，長命斜起點大致是由村裏土地廟過一點的路段開始，過了銀礦洞及瀑布後，到奕園為止，長度大約400米。至於斜度，他形容如西環東邊街那麼斜，東邊街因長命斜而聞名，最高斜度為1:5。他說，村落有30多名村民，每天基本出入各一次，上班的上班，買菜的買菜，而村民逾半為長者，走經長命斜對他們而言很辛苦。

鄧偉邦說，近十年，他所知道的長命斜意外有十多宗，原來有不少旅遊人士不知道該路段的危險，踩着租來的單車衝下斜路，結果失控翻倒受傷，最嚴重是連人帶車飛入斜路彎位的鐵絲網，弄到成身血，要救傷車救援。村民也因路斜跌傷，特別是打風落雨，地濕路滑容易跌倒，騎單車的則連人帶車翻車倒地，他便試過因此擦傷手腳。最新一宗事故發生在5月，有村民推單車落到銀礦瀑布的路段時，正準備上單車踩到梅窩，突然有踩單車的年輕遊客迎面撞來，村民被撞傷，留醫八天，撞人者揚長而去。

改善工程部分屬私地難定案

鄧偉邦說，近十年，他所知道的長命斜意外有十多宗，原來有不少旅遊人士不知道該路段的危險，踩着租來的單車衝下斜路，結果失控翻倒受傷，最嚴重是連人帶車飛入斜路彎位的鐵絲網，弄到成身血，要救傷車救援。村民也因路斜跌傷，特別是打風落雨，地濕路滑容易跌倒，騎單車的則連人帶車翻車倒地，他便試過因此擦傷手腳。最新一宗事故發生在5月，有村民推單車落到銀礦瀑布的路段時，正準備上單車踩到梅窩，突然有踩單車的年輕遊客迎面撞來，村民被撞傷，留醫八天，撞人者揚長而去。



窩田長命斜位置示意圖

長命斜之潛在危險，70多歲的前村長鄧家洪深有體會，因此十多年前聯同村民與土木工程拓展署開會商討解決方法，不久有顧問公司實地考察並提出兩方案。據鄧家洪憶述，第一方案是以S型走勢減緩坡度，但因太長程，弧位太多，推車及走路都不方便，村民不太接受；第二方案是建設升降機，擬建地點是銀礦瀑布旁的廁所位置，但地方屬私人土地，政府當時稱不會收地。在兩方案都沒有結論下，改善問題擱至多年。

鄧家洪說，前年12月，成功聯繫行政會議召集人、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，講述村民苦況，葉太後來並與離島區土拓署人員到場視察，事後稱會在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跟進。鄧偉邦表示，長命斜困擾村民多年，希望可盡快得到改善回音，長遠而言，應建設緊急通道，相信可一併解決

道路大斜問題。目前緊急通道只去到白銀鄉，由白銀鄉到窩田村這段約500米村路狹窄(包括長命斜)，緊急車輛未能通過，試過有村民晚上7時多證實身故後，要到半夜才有人來執屍。

土拓署：在較斜路段設梯級

對於村民改善長命斜的要求，土木工程拓展署回覆本刊查詢時表示，該署曾多次與時任窩田村村長和村民溝通，並進行研究，同時在該山徑較斜的路段旁設置梯級，供村民使用。經研究後，向時任村長和村民解釋小型工程並不能大幅降低該山徑的斜度，要大幅改善現時的情況，需要進行大範圍的斜坡平整工程，以建造行人天橋或「之」字形行人路。進行工程可能需要收回私人地段業權，亦會影響梅窩銀礦洞的景觀。

新·專欄

米埔隴村 首辦大型盂蘭勝會



天德英雄古廟廣場進行破地獄儀式，拿着附薦牌位者是勝會負責人楊瑞金。 記者 鄭玉君攝

【香港商報訊】記者鄭玉君報道：鄰近米埔、在青山公路附近的米埔隴村，今年首次舉行大型的盂蘭勝會，由以往一天增至兩天，負責人指社會風氣不好，經濟差，人也不開心，因此希望搞大型法會以疏解怨氣。

勝會在村內天德英雄古廟舉行。廟門門頂寫着「天德英雄古廟」，代表這裏有天后宮、福德祠及英雄廟。勝會負責人楊瑞金說，以往農曆七月份鬼月，村民大多在村裏、村口燒街衣，因村口對出就是馬路，多年前曾有交通意外身亡事故，而附近青山公路亦有交通意外。到2018年，他感到當時的香港氣氛不好，人們搵食艱難，於是由一名懂做法事的村民在廟做一天法會，主要是唸經、誦神、燒香、問杯、化寶等儀式。疫情期間也沒有停止。

到2024年，他有感社會氣氛比2018年更差，於是找來黃華師傅協辦「天德英雄古廟中元勝會」，首日即農曆七月十四仍由那名村民負責法事，翌日即農曆七月十五則由黃華師傅一眾師傅主理法會事宜。

黃華師傅表示，認識楊瑞金數年，知道米埔隴村有廟宇，但沒什麼人認識，會想過有什麼方法推廣。剛巧他在上水孝思堂的中元勝會今年停辦，因緣際會，他與一班師傅就轉到米埔隴村天德英雄古廟場地辦勝會。他說，上水孝思堂的中元勝會做了20年，一下子因被投訴而停辦十分可惜，但累積不少善信，部分人都有到廟做先人附薦，但米埔隴村畢竟偏遠，所以有安排車輛接駁。而勝會以道教正一派儀式進行，有開壇、誦神、請先人、破獄、過橋、坐蓮花、祭幽，最後化大士完結。



善信輪流參拜大士王。

米埔隴村主要聚居海陸豐人，但勝會並非以鶴佬祭祀儀式及鶴佬話進行，楊瑞金解釋，香港始終是講白話(廣東話)為主，同時海陸豐人的仔女都不懂聽及講鶴佬話。

公辦、暗差、紅頭鬼、老更仔 — 1920年代長洲警署舊事趣談



1920年代的長洲島。



1920年代香港警察偵緝部人員的「暗差」證章。 圖片來自香港警隊博物館網頁



1920年代香港印度錫克教徒警務人員，是一名「三畫」即警長。 林建強提供圖片

警界回眸

一位《警界回眸》讀者問我，1920年代離島長洲警署的「公辦」、「暗差」、「紅頭鬼」、「老更仔」，究竟是什麼呢？讀者說他在《一九二零年代長洲生活記隨》書裏，看到作者丘東明記述長洲警署有過這些人物。我於是閱讀這書，作者在書中回憶長洲當年不堪回首的往事，其中有簡述痛陳長洲警署的舊事。

「公辦」即督察

作者丘東明在書中記述，設立於小崗上長洲警署是附有一所叫「綠衣樓」即郵局。長洲警署是由一個英國「公辦」主管。我認為「公辦」應該是指當時的長洲警署的署長，「公辦」應該是居民的叫法。由於長洲是面積細小和人口不多的小島嶼，因此當時警務編制的「署長」，只是由一名英籍督察任職。警察行內人戲稱為「島主」。而督察俗稱「幫辦」，幫辦官名應該是源於清末時，清政府對相當官職人員的官階稱為幫辦。

「暗差」曾是偵探官方譯名

這書又記述，當時長洲是編制有一個「暗差」，是便衣警探。我的研究所得，其實當時「暗差」是官方對刑偵人員的英語 DETECTIVE 的官方譯法。警隊於經歷香港海員大罷工後，在1923年新成立刑事偵緝處又叫做偵探部，俗稱「雜差房」。DETECTIVE 意思是偵探，為什麼叫「暗差」呢？應該是當時警隊的師爺即翻譯人員，將英文 DETECTIVE 職務即暗中調查的探員，譯成「暗差」，可從當時探員的證章證實。

「紅頭鬼」與「紅頭阿三」

這書又記述當時長洲有6、7名的印警和華警，居民叫印警做「紅頭鬼」，華警叫「老更仔」。我進一步解說作者丘東明所述的「紅頭鬼」、「老更仔」都是警員，即是當時長洲只有6、7名警員。

至於將印警稱做「紅頭鬼」，是因為當時的印度籍警察是

錫克教徒，而信仰錫克教的男性習俗，是要用頭巾纏包着頭髮。當時印警使用紅色頭巾包頭，因此被居民蔑視稱為「紅頭鬼」。這和舊時上海租界的印警，被上海人稱做「紅頭阿三」不謀而合。

華警「老更仔」

至於華警叫「老更仔」，是人們對新界的華籍警員的蔑稱。因為舊時駐守新界的華警質素比市區的警員為低，而紀律較為散漫，有若鄉村的「更夫」即廣東話的「打更佬」。其實，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，警務人員間是有一首順口溜，諷刺市區和新界的警察質素差別，「香港係差人、九龍係差佬，新界係打更佬」，意思是不言而喻。



作者簡介

林建強，刑事司法理學士，湖北警官學院客座教授。退役香港警察偵緝警署警長，從事刑事偵緝工作卅多年，曾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警察榮譽獎章勳獎。學術方面以警察史、犯罪學、幫會等研究方向。亦為歷史文物收藏家，曾獲「全國十大警史文物收藏名家」名銜。編著出版《中國禁毒文物》圖冊。